



江湾老街：最是人间烟火味

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文/摄

当一栋栋崭新的楼房拔地而起，繁华的街道上车水马龙，是否还有人记得旧时老街市井中热闹的烟火味儿；当一个个商场成为主要购物区，网购便利了人们的生活，是否还有人记得巷弄中小贩忽远忽近的叫卖声。时光匆匆，许多老街在穿越历史烟云的过程中逐渐消失，但也有不少得以保存，在人们悉心守护下成为发展的“讲述者”和乡愁记忆的“承载者”。

在稠江街道江湾村，有这样一条老街，它依靠水运日渐兴盛，人流汇聚，成为商贸聚集地，它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依旧保持本色，古风盎然，它默默见证了当地的风云变迁，这便是江湾老街。

从古建筑探寻江湾的历史起源

穿梭在石砌巷道，踱步在青石板铺就的路上，古朴的木香和时光的味道，充满了整条江湾老街。置身其中，仿佛能触摸到老街古建筑上缓缓流淌着的生命脉动，令人雀跃。

江湾地处义乌南部，北依崇山、白鹤山、青龙山等起伏的群山，南临义乌江，水陆交通十分便利，旧有“义邑大路”之称。沿义乌江逆水而上可至稠城；顺水而下可达佛堂、金华、兰溪等地。因此，来往船只经常在江湾停靠歇息，水运发达带来了江湾古镇的繁华昌盛，江湾码头、浮桥和老街也应运而生。

这是一条未经开发和修饰的古朴老街，经过岁月的洗礼，这里已没有了原先的热闹和繁华，只有原住民在这里静静地生活、劳作、繁衍。踱步其中，沿街的建筑仿佛被覆盖了一层厚厚的历史薄尘，拂过尘埃，时光的痕迹随处可见。老街深处，则藏着一处怀古胜地——江湾村文化礼堂。

据村中长者吴基福介绍，宋朝末年，延陵吴氏一族迁于此地，江湾村文化礼堂的前身就是有几百年历史的吴氏宗祠，抬眼可见“吴胜一五公祠”金字大牌匾。吴氏宗祠始建于明末清初，至今已有400年的历史，历经驿站、学堂、会堂后逐渐荒废，之后打造成了村文化礼堂，内设前天白书院、杭间艺术图书馆、吴宗其摄影展区、春泥活动室、乡土人情文化陈列室、乡村大舞台等功能区，无声地留住乡愁。

在礼堂里厅的廊道中央，一艘渔船漂浮于“江”面上，呈现出江湾村村民曾以码头为生的情景。“过去村里水运畅通，江湾码头都是船只，村民用的柴火靠船只从金华、兰溪运进来，可见船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。”吴基福介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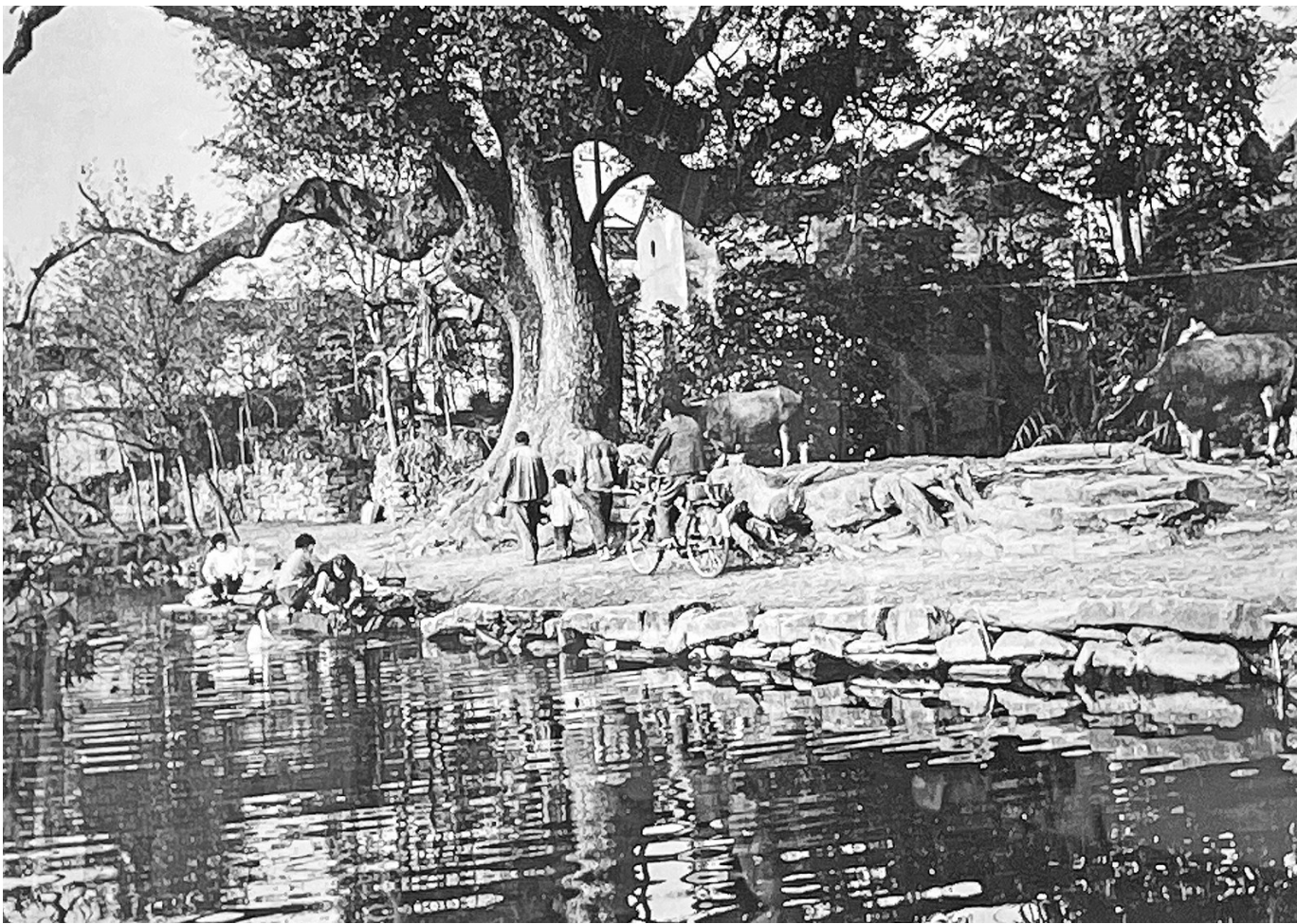
“江湾村除了吴姓外，还有王姓迁居于此，代代繁衍。”据市志办文史专家傅健介绍，江湾古镇包括井头山、新园、上田等古村落，主要为吴、王两姓聚居，而新园自然村以王氏聚居为主，有凤林王氏宗族的祠堂——曲江祠，后湾田祠堂是王氏纯庵公的祀祠，位于上田村。

傅健介绍，宋末元初，五代时王彦超的十五代孙、王氏先祖王宋黎在家中读书，听说宋元更替，便决意不出去做官，隐居于土地肥沃、交通便利的江湾，从此王氏在此繁衍生息，后人为了祭祀王宋黎而兴建了曲江祠。“这里本来是个王氏宗祠，因为王氏是书香门第，门前挂了副对联，是首藏头诗：曲水一泓可饮可灌，江村数处相爱相亲。取头两个字‘曲’和‘江’，就叫作曲江祠了。”傅健表示，“曲江”两个字的意思和江湾是一样的。

据族谱记载，自王宋黎以下，王氏在江湾已繁衍了三十九代人，漫长的历史变迁，始终没有磨灭王氏诗书传家、崇学重教的家风。自古以来，祠堂在祭祀之外，还承担着教化族人、设立学塾的作用。曲江祠内，有一所百年老校——江湾小学，它的前身便是曲江小学。

“村里每年都会会在江湾小学旧址举办一场优学褒奖典礼，并成立浙江凤林教育基金会，奖励成绩优异的学子，传承勤学之风。”江湾小学退休老教师王希奇一直在为教育传承办实事。

粮库七间头民居、厅厅里十八间民居、永和堂记、吴胜一公祠……无论朝江湾老街哪个方向走去，都能看到原汁原味的典型古建筑民居，几百年来，江湾老街的历史刻印在古建筑中，随着村民的安居乐业而绵延不息，渲染着街巷宅院的怀古和雅静，仿若藏在深闺人未识，留得原貌奉故知。



《故乡》吴宗其1979年摄于江湾。



文化礼堂内的渔船。



老街上的烟火气。

从老街看经久不衰的江湾集市

如果说，过去的佛堂镇是义乌江的主要通商口岸，那么紧邻义乌江畔的江湾地区，则是佛堂到义乌县城的必经中心点。江湾距城区7公里，依靠着水运日渐兴盛，成为一个商贸汇聚而成的村镇。

“过去，江湾码头有南、北之分，南码头无法停靠商船，而北码头江深岸直，商船停靠可延伸数百米，其位置又紧靠江湾老街，客货运输、装卸都十分便捷。”跟随傅健的脚步，记者仔细探寻着江湾老街的商贸脉络。

据民国时期重修的《延陵吴氏宗谱》记载：当时“西里滩有货船十几只”，而江南村的“号船、货船、码头船就有卅六只”。渔船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。义乌的客运船叫“交通船”“快船”，义乌一佛堂仅靠江湾码头，稠城至江湾需运行2.5小时，至佛堂3.5小时。1960年10月，稠城至佛堂公路通车，稠城至佛堂的2艘交通船才停航。

“正因水运繁盛，江湾老街的市集形成是必然的。”傅健说。现存的江湾老街分上、下街，看似一个“Y”形，实则四通八达，上街大致为东西走向，长约300米；下街呈南北走向，长约450米。每逢农历二、五、八、十，方圆几十里的村民都纷纷赶到江湾赶集。过去，江湾老街商号林立，市容整齐，设有竹、木、薪、炭、粮食、禽畜、家具、农具、小百货等固定的交易场地。贸易客商除本地区农村外，还有来自邻区乃至邻县。各店铺整天营业，而路边小摊则在午后收摊。

20世纪80年代以后，江湾集市规模迅速扩大，集市交易点向稠佛公路转移，成了活跃的马路市场，蔬菜、水果、粮食、小百货等一应俱全。为满足群众需求，“综合市场”拔地而起，经商买卖者络绎不绝。

踱步于上街，墨书“应广兴祖传名剪”字样呈现在眼前，这里就是留存至今且最负盛名的老字号之一——应广兴剪刀。应广兴剪刀始创于清初，开设于上街68号，现门店5间。如今的制剪传人应炳生从上代算来已是第12代，其父应洪海，是应广兴剪刀的名匠。应炳生14岁时师从父亲，学会打制“江湾剪”的手艺，他靠纯手工锻造出的一把把乌铁剪刀，有了“锋利乌黑润如油，钢铁分明应氏稠”“有名剪刀出江湾”之美誉，其名声也随着江水流淌远扬。现今，应炳生年事已高，距今有300年历史的“江湾剪”只留下几间店面，供人怀想辉煌的过往。

同时，王裕盛酒坊、永和记灯笼等老字号也被留在了漫长的时光里，刻在了江湾老街的建筑记忆中。

不过，一些传统美食却被传承了下来，成为当地特色之一。如麻饼，因只有红糖一种，当地人又称之为“红糖麻饼”，麻饼形圆、色亮，在婚嫁时常被作为喜饼，寓意吉祥。

商贸的繁盛发展，更滋养了代代人才。以创作《“大上海人”长篇小说系列》而闻名的义乌籍知名作家俞天白，其所写的四十多部中、长篇小说中，就有《吾也狂医生》《天地蛋》《儿子》和《活寡》等四部是以故乡江湾为原型创作的。俞天白的旧居便位于江湾上街头。

同时，中国美术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杭间也出生于江湾上街头，在他的《手艺的思想》这一本书中，杭间谈到他童年生活在一个叫“江湾”的地方——这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小镇，镇上有各种手工艺作坊，有小买卖人的喜怒哀乐。这段对于故乡的记忆是杭间自我田野生活的还原，这种向内、向自己内心的挖掘和自省是另一种意义的田野调查。

浓浓的井气，袅袅烟火味。1979年，祖籍义乌的浙江省摄影家协会主席吴宗其，用一台相机把江湾的珍贵画面记录了下来，而今，他拍下的这张江湾码头的珍贵照片《故乡》，保存于江湾村文化礼堂展示墙上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江湾老街的集市现在已转移到江湾新街，每到赶集日，新街上各式杂货铺、小吃店、中药店、裁缝店等等生意兴隆。转眼江湾老街，经过时光洗礼，虽已不复往日的热闹繁华，却依然有不少游人驱车前往，只为探寻老街最本真、古朴的光阴故事。



后湾田祠堂。



俞天白书院。



江湾老街。